

潘岳《悼亡诗》对后世悼亡诗词的影响

杨秋红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摘要】悼亡诗是一类用以寄托对亡者思念的特殊诗歌形式,在我国古代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晋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开悼亡诗先河,对后世悼亡诗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笔者通过对潘岳的《悼亡诗》(三首)赏析,分析其悼亡诗在意象选择、取材的角度、艺术手法和诗歌的形式等方面的写作特点,进而探讨《悼亡诗》对后世悼亡诗词的影响。

【关键词】潘岳;悼亡诗;写作特点;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2-0015-05

“悼亡诗,顾名思义,就是指哀悼亡者的诗篇。”^[1]悼亡诗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先秦的诗歌《诗经·邶风》中《绿衣》篇: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尤兮!
绿兮纆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2]

《绿衣》篇以妻子死后留下的一件绿衣起兴,以诗经特有的复沓章法,反复吟唱,倾吐衷情,描写出物在人亡、睹物怀人的悲情场景,诗中对过世的妻子的思念寄情于物,跃然纸上,催人泪下。

《诗经·唐风》中《葛衣》篇及汉武帝刘彻的《李夫人歌》也都是经典的悼亡之作。尽管这些悼亡的诗歌出现较早,不愧为优秀之作,但从对后世悼亡诗词影响深远的程度来讲,该文认为悼亡诗真正始于潘岳《悼亡诗》(三首)。

一、潘岳《悼亡诗》内容赏析

潘岳,字仁安,荥阳中牟人,西晋文学家。少有才名,长于赋诗,诗文情感真切动人,文辞和畅绵密,善叙悲哀之情,与同时代陆机齐名,钟嵘在《诗品》中说到:“陆才如海,潘才如江”^[3]。潘岳诸多作品中,《悼亡诗》尤为出名,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被认为是开悼亡诗之先河。《晋书·列传》第二十五云:“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4]。刘勰《文心雕龙·指瑕》篇云:“潘岳为才,善于哀文”^[5]。由此可见,潘岳悼亡诗影响之大。

潘岳《悼亡诗》(三首)皆为哀悼亡妻杨氏之作。杨氏为东武戴侯杨肇之女,自幼与潘岳定亲,婚后夫妻感情甚笃,共同生活了二十余年。晋惠帝元康八年(298)冬卒,杨氏卒。潘岳为悼念亡妻,于是创作了这三首诗歌中,其中第一首诗尤为后人所称赞。《悼亡诗》(其一):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 僮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帷屏无仿佛,翰墨有馀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周遑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雷承檐滴。寢息何时忘? 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舄犹可击。^[6]

这首诗写在为亡妻丧服期满,奉朝廷命令必须离家赴任时,“荏苒”是指时光流逝,“谢”和“流易”都有“消逝”之意,僮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时光流逝,转眼间一年丧服期已过。第二句中“之子”即指亡妻,“穷泉”指深泉,意喻地下。简单的两句诗就将爱妻撒手西去,独独留下诗人自己,诗人与亡妻阴阳两隔的情形跃然纸上。“私怀”意指私愿,“谁克从”是写诗人因为哀思亡妻而不想做官的愿望如何才能实现呢?“淹留亦何意”是况且长期滞留在家中又有何益处呢?诗人与爱妻间之情之深,思之切不禁让人感同身受,痛彻心扉。第四句“僮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是说诗人勉强服从朝廷的命令,把自己的心从哀痛亡妻的情绪中扭转过来,回到原来做官的任所。第五句将对亡妻的思念之情进一步具体化,“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于屋外则睹物思人,进屋则与爱妻生前相亲相爱之景历历在目,让人无所适从。第六句“帷屏无仿佛”是说在帷屏之间连亡妻仿佛之状都没有见到,此处运用了《汉书·外戚传》中的典故:“李夫人早卒,方士齐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令帝(汉武帝)居他帐中,遥望见少女如李夫人之状,不得就视”^[7]。“翰墨”是指室中留有亡妻生前的笔墨字迹,诗人在这里又一次运用了睹物怀人写法。第七句“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对此,余冠英先生认为“‘流芳’、

收稿日期:2013-03-20

作者简介:杨秋红(1987-),女,湖北襄阳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

‘遗挂’都是承翰墨而言，言之妻笔墨遗迹挂在墙上，留有余芳，依然是睹物思人。”^[8]第八句“怅恍如或存，周遑仲惊惕”中“怅恍”意同恍惚，“周遑”一词将诗人有时候觉得妻子还活着，自己总是心绪不宁的状态生动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第九句和第十句“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这四句用寓意爱情的双栖鸟和比目鱼被拆散的悲情场景，来形容诗人丧偶后的生活状态，借物写人，悲从中来。第十句和十一句中“春风缘隙来，晨雷承檐滴。寢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意指春风通过门缝出进来，早晨的露水顺着房檐往下滴，诗人在睡觉的时候仍然无法忘怀对亡妻的思念，深忧一天天的充满内心。最后诗人以“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来运用了《庄子》书中的典故来表达诗人自身的感受。《庄子·至乐》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9]诗人通过这两句自慰之词，希望自己也能像庄子一样达观，减弱对亡妻的思念之情。整首诗，有虚有实，有情有景，既有诗人的内心独白，又有借用典故的自我激励，不仅将对亡妻的思念写得入木三分，更是表达了自己在悲痛和思念之中重拾生活热情的积极心态。因此，该诗不仅在艺术手法应用上值得借鉴，诗人面对亡妻悲剧的积极心态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我们再来简单地鉴赏一下后面两首《悼亡诗》。

皦皦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应秋至，溽暑随节阑。凛凛凉风升，始觉夏衾单。岂曰无重纈，谁与同岁寒。岁寒无与同，朗月何胧胧。展转晒枕席，长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独无李氏灵，仿佛睹尔容。抚衿长叹息，不觉涕沾胸。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寢兴自存形，遗音犹在耳。上惭东门吴，下愧蒙庄子。赋诗欲言志，零落难具纪。命也诗奈何，长戚自令鄙。(其二)^[10]

该诗写的是秋凉之际对亡妻的思念，重点描写了人去室空的凄凉之状。前面几句是写清秋之夜，明月当空，凛冽的凉风袭来，爱妻已不在，诗人看见的却是空床、清尘、虚室、悲风，悲从中来。最后诗人“抚衿长叹息，不觉涕沾胸”，亡妻死后悲伤之

情愈来愈浓，以至于发出“命也可奈何，长戚自令鄙”的感叹，凄清的环境和作者悲痛的心情相互映照，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感人至深。

曜灵运天机，四节代迁逝。凄凄朝露凝，烈烈夕风厉。奈何悼淑俪，仪容永潜翳。念此如昨日，谁知已卒岁。改服从朝政，哀心寄私制。茵褥张故房，朔望临尔祭。尔祭讵几时，朔望忽复尽。衾裳一毁撤，千载不复引。亶亶期月周，戚戚弥相愍。悲怀感物来，泣涕应情陨。驾言陟东阜，望坟思纤轸。徘徊墟墓间，欲去复不忍。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蹰。落叶委埏侧，枯荻带坟隅。孤魂独茆茆，安知灵与无？投心遵朝命，挥涕强就车。谁谓帝宫远？路极悲有馀。(其三)^[11]

该诗写在诗人赴朝廷任职时，表达了诗人告别亡妻坟墓的悲怆之情和离别之情。前面十句写道：在这凄冷、寒风凛冽的时节，诗人面对亡妻的“故房”，“茵褥”和“衾裳”，心中哀伤不堪。而现在一年到了，连这些赖以寄思之物也要“毁撤”，更使作者悲怀泣涕。接着作者来到亡妻的坟前，看到“落叶委埏侧，枯黄带坟隅”的荒凉景象，伤痛不由更进一层，故而“挥涕强就车”、“路极悲有馀”。从“故房”到“坟隅”，地点转换之快，景物描写和情感的抒发一气呵成。

这三首悼亡诗写在不同时，表达方式和写作手法各有差异，但是都表达了爱妻已亡，斯人已去，但遗物仍在，思念思妻之情却不断。诗人在借景抒情，情景相融，引经据典，虚实结合，将要远离之际，徘徊虚室，睹物思人，精神沮丧，孤寂哀伤之情表达得富有立体感且让人感同身受。用细致的笔触，婉转而明晰的语言，把自己对亡妻“剪不断，理还乱”的哀情写的淋漓尽致，情真意切，感人至深。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说道：“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婉转倾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12]即是对潘岳《悼亡诗》最好的评价。

二、潘岳悼亡诗的写作特点

潘岳《悼亡诗》(三首)被认为是开悼亡诗之先河，总结起来，潘岳悼亡诗的写作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从诗歌中的意象选择方面看，潘岳悼亡诗中的意象往往都带具有较强的生活性，多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比如诗人妻子生前活动的闺阁庭院中的种种物象，诸如冷火残灯，沉香旧筐，孤帐空床，芜闺尘窗，未完针线等等。潘岳《悼亡诗》中

的“翰墨”、“流芳”,“空床”、“枕席”、“故房”、“茵褥”、“衾裳”等,这些都是诗人妻子生前活动的闺阁庭院中的种种物象,也是诗人生活中经常接触的物或景,诗人通过描写这些平常的对象,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将睹物思人,哀痛之情通过这些意象传达的更为具体,让读者感到深受,催人泪下。

第二,从诗歌思想内容来看,潘岳悼亡诗中对妻子的描述往往都是作为诗人的伴侣而存在,通过描写妻子日常生活中家庭琐事和一些细节来展现妻子的善良、贤淑的品质。这与西方的悼亡诗中仅仅描写妻子的外貌是不同的。诗人对妻子品质的注重,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定义和期望是契合的,因而很容易得到认同。

第三,从诗歌的艺术手法方面看,潘岳悼亡诗中通过用典、借景抒情,感物思怀、虚实相生的手法,来传达出潘岳悼亡诗情感浓郁的特点。

(1)借用典故,这是古诗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艺术手法,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篇中说道:“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13]凡是古代的人、事和经典的话语都可以作为典故引入诗歌中。潘岳《悼亡诗》(其一)中的“帷屏无仿佛”是说在帷屏之间连亡妻仿佛之状都没有见到,这里运用了《汉书·外戚传》中的汉武帝因对过世的李夫人思念不已,于是齐方士少翁为武帝张帷设烛,招来李夫人之“灵”的典故。还有“庶几有时衰,庄岳犹可击”运用了庄子的典故。诗人通过借用典故,用较少的笔墨表达了深厚的感情,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2)睹物思人,感物伤怀。潘岳《悼亡诗》(三首)继承了这种创作手法,物在人亡,睹物伤怀。在《悼亡诗》(其一)中“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帷屏无仿佛,翰墨有馀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中的“庐”、“室”、“翰墨”和“流芳”以及《悼亡诗》(其二)中“展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中的“枕席”、“空床”和“虚室”这些事物都是能引发诗人伤怀之情的。这些一般人平常生活中常见的物的引入,使得抒情更为具体生动,且易于引起共鸣。

(3)虚实相生,诗歌创作中一般采用梦境或者想象的方式,通过写梦中的情景表现对妻子深深的思念。潘岳《悼亡诗》(其一)中“寢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和“怅恍如或存,周遑忡惊惕”中写出了诗人梦中和梦醒后的场景,正是这虚实结合的方法将作者的心理状态描写的生动形象,将对亡妻的思念之情表达得更为全面和深入,让人叹为观止。

第四,从诗歌的形式上看,采用的是组诗的形式,层层递进,思念之情更浓郁。潘岳的悼亡诗中诗人通过组诗的形式,多角度描写了对亡妻的思念之前,看似累赘,实则相互呼应,相互映衬而富有立体感,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

三、潘岳《悼亡诗》对后世的影响

自潘岳的悼亡诗之后,悼亡诗不仅数量越来越多,形式更是丰富多样。然而,后世的悼亡诗创作却很多都沿着潘岳开创的模式继续向前发展。南朝沈约创作的《悼亡诗》,江淹创作的《悼室人》十首都是继承了潘岳悼亡诗的模式。以沈约的《悼亡诗》为例:

去秋三五月,今秋还照梁。今春兰蕙草,来春复吐芳。悲哉人道异,一谢永销亡。帘屏既毁撤,帷席更施张。游尘掩虚座,孤帐覆空床。万事无不尽,徒令存者伤。^[14]

沈约《悼亡诗》前四句“去秋三五月,今秋还照梁。今春兰蕙草,来春复吐芳。”化用了潘岳《悼亡诗》(其一)中的“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诗句,通过写时间流逝,来表达自己对亡妻思念和悲痛之情。此外,沈约的《悼亡诗》也选取了妻子一些睹物怀人的意象,诗中“帘屏”和“帷席”就与潘岳悼亡诗(其二)中的“帷屏”异曲同工,“游尘”则是由潘岳诗中的“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演变而来。

在诗歌的黄金时代——唐代,悼亡诗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悼亡诗佳作,如元稹的一系列悼亡诗,韦应物的《伤逝》、《出还》和《送终》,孟郊的《悼亡》,李商隐的《房中曲》,以及王涣的《悼亡》等等。这些优秀的悼亡诗中,又以元稹的《遣悲怀三首》影响最大。

元稹的《遣悲怀三首》全诗如下:

谢公最小偏怜女,嫁与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画篋,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其一)^[15]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皆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其二)^[16]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其三)^[17]

首先,在诗中,元稹用了妻子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如《遣悲怀》(其一)用妻子韦氏“卖钗买

酒”、“做饭艰难”、“食野蔬”、“落叶添薪”等来写妻子勤俭持家,不畏艰险。这一手法和潘岳悼亡诗选取的一些日常生活意象作为描写的对象是一致的。其次,潘岳悼亡诗中的睹物怀人,也在元稹诗歌中有所体现,《遣悲怀》(其二)中的“衣裳”和“针线”,这些都是妻子生前所用的东西,如今物在人亡,哀痛之情娓娓道来。此外,潘岳的悼亡诗直接以典故的形式出现在《遣悲怀》(其三)“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的诗句中。最后,在形式上,元稹的《遣悲怀三首》也是采用组诗的形式,这种方式与潘岳悼亡诗形式极为一致。元稹这三首诗写得真切自然,毫无夸张矫饰成分,于平淡中见波澜,出现了一些脍炙人口名句,如“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这些在后世都被广为流传。

到了宋代,出现了张耒的组诗《悼亡诗九首》、戴复古的《题亡室真像》,姜特立的《悼亡》等。宋代这些悼亡诗仍然采用了潘岳开创的悼亡诗创作模式,即采用组诗的形式,融情于景,睹物思人。除此之外,由于词的兴起和流行,宋代悼亡著作又出现了新的形式——悼亡词。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贺铸《鹧鸪天》是最具典型的代表作品。

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18]

全词以梦境为中心,上阕写梦前的十年思念,隐含着漫长的忧郁和悲伤。“不思量”是写虚景,“自难忘”则是写实情,在诗人看来,妻子好像并没有死,虽有“十年”之久,“千里”之遥,时空隔绝,悲痛凄凉,亦无时无刻不再思念。“纵使”三句,写出了诗人对现实生活和处境的无限感慨。下阕则用记梦,“小轩窗”、“正梳妆”这些妻子生前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物,具体呈现了妻子生前夫妻生活的温馨。“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写出了用无言有泪,含情脉脉,欲说还休,真是虚实结合,真切自热,梦中情景,历历在目,将诗人对妻子浓浓的思念之情写得感人至深。这首词通过梦境来写,虚实结合,与潘岳《悼亡诗》(其一)中诗人梦中和梦醒后的场景中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尤为相似。

贺铸的《鹧鸪天》:

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

垆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19]

贺铸这首词也采用的情景交融的手法,抒情和叙事相统一,语言平淡自然,如话家常,此诗字字含泪,句句含情。词中运用了一些常见的富含悲情的意象,“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中的“梧桐”已经半死,没有生机,鸳鸯已经头顶全白,失去了伴侣,还剩下一只孤独的在那停留,这里就暗指诗人自己。“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则采用了“挑灯补衣”情景,写出了妻子的勤劳和贤淑。词中“梧桐”、“鸳鸯”、“空床”和“挑灯补衣”选取的是亡妻日常生活意象,睹物思人。这与潘岳的悼亡诗中写“流芳”和“翰墨”等日常生活意象来表达对亡妻思念之情的艺术手法的不谋而合。

到了明清时期,出现了像徐渭、蒲松龄、顾炎武、纳兰性德等名家,诸家中以纳兰性德成就最高。纳兰性德在《南乡子·为亡妇题照》写到:

泪咽却无声,只向从前悔薄情。凭仗丹青重省识,盈盈,一片伤心画不成。别语忒分明,午夜鹧鸪梦早醒。^[20]

纳兰性德与妻子卢氏,相知相爱,伉俪情深。不幸,婚后三年,卢氏因难产而死。痴情的纳兰,在这一沉重打击下,陷入无尽的悲哀之中。这首词是他为妻子画像时所作,一片挚情,跃然纸上。这首词上阕写道:原本他与妻子志趣相投,生活美满和谐。然而,命运似乎有意捉弄,好端端的却突然逝去,这飞来横祸,使纳兰难以承受。欲哭无泪,悲咽无声。在这无法排解的痛苦中,纳兰开始寻求解脱的办法,“凭仗丹青重省识”诗人想通过为妻子画像和她重新相会。“凭仗”二字,寄托着他想达到解脱的希望。然而“盈盈,一片伤心画不成。”一切努力都落空了。诗人的任何一种作法都只能使思念之情更深、更切。下阕诗人不再寻求解脱,也不再反省、节制自己,而是一任感情倾泄,在心中回味妻子临别的话语,在梦中追寻妻子的身影。每当午夜更深,这对有如鹧鸪鸟的恩爱夫妻能从各自的梦中醒来,相聚在一起。那相对垂泪的痛泣声,伴着整夜的风雨声、檐铃声,无止无休。该词真可谓字字含悲,句句泣血,让人悲从中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道:“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出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21]其评价之高可见一斑。但是这首词在艺术手法上仍有潘岳悼亡诗的痕迹,比如词真难过通过梦境以妻子相重逢,虚实结合,异曲同工。

四、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悼亡诗传达的是一种悲情——“物是人非事事休,未语泪先流”;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凄凄惨惨戚戚”般的哀婉;是“人死如灯灭”,“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巨痛与悲愁^[22]。潘岳的悼亡诗通过选择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意象,运用特殊

的艺术手法,如用典、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睹物思人等手法,通过组诗的形式,来抒写诗人对亡妻的深深思念和浓郁的哀痛之情,不仅使得感情的倾述更为丰富和饱满,更对后世的悼亡诗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尚永亮,高辉.十年生死两茫茫:古代悼亡诗百首译析[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 [2]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9-41.
- [3]钟嵘.诗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4]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1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6][10][11][14]逮钦立辑校.先秦汉魏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635-636.
- [7][8]曹道衡,俞绍初评注.魏晋南北朝诗选评[M].三秦出版社,2004:104-105.
- [9]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2]陈祚明.采诗堂古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15][16][17]王启兴,毛志中.唐诗三百首评注[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431-425.
- [18]孔凡礼,刘尚荣选注.苏轼诗词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5:230-231.
- [19]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 [20]夏承焘,张璋.金元明清词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3-434.
- [21]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22]黄柏青.中西方悼亡诗之差异及文化根源[J].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4,2.

The Influence of Pan Yue's "DaoWang Poetry" on Later Generations' Lament Poetry

YANG Qiu-h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2)

Abstract: Elegy is a special kind of poetry form used to repose the miss to the dead, which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Chinese ancient poetry. Pan Yue, Western Jin dynasty, whose DaoWang Poetry (three pieces) plays a leading part in elegy, which has an extremely crucial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writing features of "DaoWang Poetry" (three pieces) on the image selection, materials angl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writing form by appreciating Pan Yue's poetry. And then the author had a further discussion about the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lament poetry.

Key words: Pan Yue; Elegy;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责任编辑:张俊之)